

见字如晤

□ 潘玉毅

“见字如晤”是旧时书信开头常用的词汇。“见字如晤，声息可辨”，说的是见字如见人、见字如见面的意思，甚至连声音都清晰可闻。这虽不确定，却也表达了一种情怀。

书信原有许多种，情书、家书、朋友间的往来唱酬。不论哪一种，在这个信息化异常发达的时代，收到一封手写的书信远比收到一件贵重的礼物更让人觉得欢喜。

或许有人觉得不屑，微信、短信、“伊妹儿”那么方便，何必还用纸笔写信。殊不知，“满树缤纷的花朵，可以令人眼花缭乱，却不抵欧·亨利的那最后一片树叶更让人心动而难忘。”

想来，如我一般年纪的人大多有过这样的情绪：等信的焦虑，收信的喜悦，拆信、读信时的激动，诸般表情融在一起，抵得过一幕话剧。

我的书房里至今仍存放着几十封往日的书信。这些信里并没有什么精彩内容，归纳起来可能就是那几句话：“你好吗”、“最近干嘛呢”、“祝你安好”，可是当

这些无关风月的话变成字迹时，就有了不一样的分量。如今，我已有很多年不写信了。但闲来没事的时候，我还是会翻出来看看。每看一次，便好似跟久不联系的朋友聊了一会天。

在以前，写信是很寻常的，因为关山阻隔、交通不便，书信是联系亲人、朋友、情人的纽带。中国自古重视邮政，官方有驿站，民间有信局。很多影视剧里演的巡城马，便是广东一带类似邮差的职业。那时，信函、钱物全靠人手捎带，巡城马，便是满城跑的意思。由于路途遥远，快是渴求而不得的东西。一封信兜兜转转，待传到收信人手上已不知何时。“洛阳城里秋风起，欲作家书忆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因为音讯难通，写信的人恨不得把自己的满腹柔情都写在纸间，可是想说的话太多了，不知从何说起。

与过去不同的是，时下却有一种慢信。有一年我到西递游玩，在古镇里看到如许文字：“一封信，沉淀了时间，留给多

年以后，来自曾经的你；一面墙，带你穿越时光，在古朴的西递写下一张明信片，一封信，寄给未来的你/TA。”一封信在当时写下，却在很多年以后收到——这种感觉，说不上多有诗意，但别有一番回味。

写信是一种情怀，读信是一种享受。梁实秋就书信有过这般形容：“家人朋友间聚散匆匆，睽违之后，有所见，有所闻，有所忆，有所感，不愿独秘，愿人分享，则乘兴奋笔，借通情愫。写信者并无所求，受信者但觉情谊愈如，趣味盎然，不禁色起神往。”此语甚是精妙。譬如你看到一处美景，用细细的文字写下来，寄给朋友。朋友打开你写的信，便似你在他身边讲故事给他听一样。若是换作现代人常用的方式：拍一张照片，传给朋友或者传到朋友圈，得一个点赞或者得一句“真好看”，就没多大意思了。

鸿雁传书，信是载体，在信里，装着思念常常超重。纸短情长，意在言外，写信的人懂，看信的人也懂，这便是“见字如晤”了。

捕蝉记

□ 张衍凯

蝉轻移，一旦触枝梢，蝉受惊疾掠，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此法十分考验人的眼力和动作的敏捷，缺少庄子笔下那老人神乎其神的技艺，故成功捕中的几率寥寥。

另一个方法则为常人所不了解。黑夜，云翳淡月，燃篝火，对着院落里的榆树猛蹿，蝉纷飞如火堆旁，阒然不动，任人拾掇。

蝉其实分两种，一种能叫，腹部具对鸣器，乡下人称之为“叫巴”；一种不能叫，则称之为“哑巴”。“叫巴”颇受儿童欢迎，折半翅，充当玩物。

捕获的蝉，也有放瓶中的，也有置于蚊帐里的，闲暇时细细打量，无限欢喜。

不过一顿饭

□ 班忠献

到一座陌生的城市，我喜欢第一时间翻开通讯录，看看哪个熟人在这，倒不是要找向导，现在导航非常方便，也不用再找人带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有自己熟悉的人，心里感觉温暖，也有一种人脉广泛的意味。

前段时间到深圳出差，车子刚进站，我就发了定位给大学同学阿发。他立马问了我的行程，说第二天晚上安排一下，见个面。我说，不用麻烦你了，到你地盘向你报告一下而已，我记得八年前你曾请我去深圳最好的酸菜鱼店吃鱼，排了两个小时的队。他说，那鱼店不开了，我带你去吃湖南菜。

过了不久，另外一位同学家华也发来信息说，你这家伙到了深圳不给电话我？我疑惑，你不是在广西吗，怎么跑深圳了？他说，一直在深圳，只是低调，大家不知道而已，明天晚上出来吃个饭。我说，明天晚上阿发请，你一起过来。他说好。

第二天晚上，阿发带我和朋友去了深圳一家湘菜馆吃饭，但是家华没来。这家菜馆名叫农耕记，装修得古色古香，排队的人依然站到了门外，这大热天都愿意晒太阳，可见餐馆很火爆。其实，我是个脸皮很薄的人，不太想麻烦老同学，可是也想见见面，多年未见。阿发说，这有什么，不就是一顿饭

的事情。席间，他很热情，一直给我和朋友夹菜。吃饱开车带我们去海边欣赏夜景。

第二天早上，家华发来信息说，昨晚有应酬，喝多了，没得过去，实在不好意思，今晚有空吗？我安排一下。我说，没事，都理解的，人到中年，大家都忙。他执意要我过去，而且已经订好地方，发了定位过来。家华订的地方是一家东北菜，小鸡炖蘑菇，凉拌牛肉，包菜等，点了一大桌，我们一到就开席。

席间，我们各自聊了工作和生活。在深圳这些年，一直两边跑，周末就回广西陪老婆和孩子，以前不懂事，经常到处玩，现在每到周末没有应酬就只想回家陪老婆和孩子。

他说，来到深圳一定要找我，不用客气，几年没见，我们同学叙叙旧，没什么的。吃饱饭，家华一直走路送我们到地铁口，看着我们进站，他才离去。

我和两位同学，平时都不联系，但是一到对方的城市就会联系，一见面就像还在大学里读书一样，聊的话题很温暖，彼此心里都不存在间隙，我想这就是同学关系吧。

人与人之间，也不过一顿饭的事。吃饭是小事，吃什么不重要，见面联络感情才是最重要的，愿你我在人间间都为自己留一份最纯真的情感。

1

读汪曾祺老先生的小文《老海胡辣汤》，忽有似曾相识之感，想起几个人、一些事。

我家出门即是集市，十天里有四个集。小的时候，逢集，十字路口处总有三两家卖胡辣汤的。其中，老张家我最熟。老张家是本村的，兄弟一人，单传，所幸下有二子。

老张读过一点书，识得几个字，家贫，加之不是读书那块料，早早就下了学，成家立业了。

老张勤快，为人厚道，讲究信用。从我有记忆起，就卖胡辣汤。十字路口处那方支好的锅灶，就是他的地盘。逢集，一早，老张就拉着地排车，车上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桌椅板凳，帐篷，煤块，叮叮当当，繁而不乱。卸车，生火，熬汤。做汤讲究的是火候，先用大火顶开锅，接着下料，再用慢火熬煮。

手制的面筋，自家地里出产的小麦磨出的面粉，切好的新鲜海带丝，上好的胡椒粉，自家炸的绿豆丸子，每一步该下啥就下啥，老张早已烂熟于心，有条不紊。

天亮之前，外地商贩赶来了，老张的胡辣汤是安抚他们旅途劳顿的最佳选择。一来二去，彼此相熟，坐下来，老张大声招呼，拿了海碗就盛汤，咕嘟咕嘟开着的胡辣汤冒着热气，端到客人面前，粘稠的汤，劲道的面筋，香喷喷的花生，脆生生的海带丝，绿豆丸子泡在滚开的胡辣汤里迅速膨胀，油炸的味道夹上汤的酸辣，边吃边喝，那叫一个痛快啊！

一碗绿豆丸子胡辣汤下去，商贩们打着饱嗝，抹抹嘴，喊声老张结账。

吃完饭，商贩们掏出早烟袋，眯着眼美美地吸上一袋，小坐一会，那滋味，真是给个神仙都不换。

吃饱了，喝足了，天亮了，出摊子，做生意了。我常常听到做小生意的说这样一句话：挣钱不挣钱，混个肚子圆。想想，挺潇洒的。

我小的时候，爷爷喜欢喝老张家的胡辣汤，我跟着他，喝过几次。那味道至今不忘。

老张谢世后，后继无人。乡人挣钱的门路多了，没人愿意过起五更、睡半夜这样的生活了。

好久没喝到像小时候老张家熬制的那种胡辣汤了。

2

小的时候，出我家门北行，不足百米，有个卖烧鸡的老头。这老头常年卖烧鸡，所做烧鸡够斤称、口味好、成色新，在当地有些名气，至今不忘。

老头干瘦，矮个，无后，听大人们说，他是住姥娘家的，姥娘家挨着集市，觉着能做点小生意，混口饭吃。

家北有家禽市场，逢集，这老头就早早去赶，推着辆独轮车，车架之上，一边装着个荆条编成的篓，自己带着杆秤。到了集市上，挨家看，专拣羽毛鲜亮的公鸡买。老头常年赶集，所遇往往都是些熟户，过秤，算账，走人，程序约定俗成，快得很。



忽然想起

□ 孔伟建

老头每次都不多买，三十只，二十只。买完，就走。大家都知道，这是老头在为下集做准备。这集买来的鸡，要静养两天，待下集宰杀了再卖。

老头住着一间土房，一间住人，一间支锅。逢集前一天晚上，老头开始宰杀活鸡，开膛破肚，烧水褪毛。过油、盘鸡、上色、蒸煮，锅里永远是黑乎乎的一锅汤，老远就听见一股难以言说的香味。都说，老头用的是祖传秘方，秘不示人。有小孩子想靠近看看，老远就被老头赶走了。

老头房前搭一帐篷，帐篷下支一方桌，方桌上放一大托盘，托盘内码着出锅的烧鸡，大小均匀，一顺头儿。帐篷下吊一横杆，杆上吊着杆秤，秤下荷叶一摞，

纸捻子一捆。有买烧鸡的，在桌前一站，看准要哪只，老头取了，过秤，算账，交钱。交完钱，只见老头拿起一块荷叶，麻利地包好，顺手拉过纸捻子，三缠两绕，将烧鸡捆好了，还不忘上面留个扣，方便提着。

老头话不多，做生意实在，做烧鸡讲究，生意不错。老头每集就做那些烧鸡，早去了还有，晚了就买不到了。卖完烧鸡，老头就搬个躺椅，坐在帐篷下，眯缝着眼，不知道是睡还是不睡。

这老头无儿无女，自食其力，最后寿终正寝。我觉得，一辈子活得挺潇洒，值了。

3

小时候，村里有位老中医，仙风道骨，会号脉、能开方，尤善治小儿腹泻。

我常常惊异于他家里飘出的那种独特的味道，我觉得他家真是神奇的地方，我对中草药的迷恋，即源于此。

我跟他的外孙是同学，常常以找同学为由去他家玩。每次去，我都会目不暇接之感。我的目光被他家的药房深深吸引，我看见那被磨得发亮的水泥柜台，瞪得发光的药碾子，那亮闪闪的研钵，那迷你的小称，精巧的圆秤盘，那黑漆的大木柜子直抵房顶，木柜上一方方写着药名的小抽屉，小抽屉里盛着草药。

看病求药的来了，老中医铺好一张张草纸，打开抽屉，抓药，上称，然后，分放在纸上，如此反复，待几味药都抓全了，便扯出纸捻子，一包包扎好，在上面的药包上放一小片红纸，把药递给患者，交代几句。

纸捻子如何制作而成的，没有考证，不敢妄论。只知其色赭黄，极具韧性。草纸、草药、纸捻子，合为一体，竟然如此和谐。

纸捻子包扎东西，温情，有人情味。万物各有其用，存在即合理。

现在，都提倡无纸化办公，字在键盘上敲，敲着敲着，一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字，就忘了，不会写了。

而今，想到纸捻子，忽然觉得它的好来，不独是让我怀旧，更重要的是那种纸捻子维系的人情味，令人怀念。

人的一生总要与很多人、事发生联系，时光流转，很多东西，虽然渐行渐远，却注定会散发出淡雅持久的清香。

留得残荷

听雨声

□ 马亚伟



秋日黄昏，夕阳沉没，凉风渐起。我经过一片荷塘，却见已是残叶凋谢的景象。荷叶已经微微卷曲，显出枯黄衰败的样子。荷花也变得干枯了，瘦瘦地孤立在水中，有些已经折断，七零八落地横斜着。水面上偶有一抹粉色的荷花，也极为落寞，仿佛是谢幕前匆促的一瞥。

心中不由一惊，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画面更让人感到秋之悲凉吧。古人所说的悲秋，是不是由此触景生情而来——悲凉，萧条，沧桑。整个荷塘，仿佛古战场，残阳已逝，四面楚歌，英雄末路。这样的画面，就像国画中的枯笔，泛着丝丝的静白和冷寂。繁华落尽，一切归于幽寂。

想起荷花盛开时的荷塘：莲叶接天，映日荷花，盛况非凡。千朵万朵荷花开得浩浩荡荡，像一场缤纷的合唱，热闹而喧哗。可如今，荷塘已然颓败。可想而知，这些荷花经历了怎样的凄风冷雨。红藕香残玉簟秋，花自飘零水自流，真的是让人愁肠百结。生命的凋零简直是一场最伤感的别离，弥漫着浓浓的惆怅。

李璟词中写到：“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真的让人不忍看了，心中多了一丝挥之不去的怅惘。忽然想到，《红楼梦》里黛玉说：“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欢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残荷已经够让人心伤了，残荷听雨，该是怎样的况味？一场秋雨中，一切都静下来，荷花饱经岁月的种种忧患，露出沧桑的容颜。淅淅沥沥的声响，敲打落在荷叶上。那声响，该是凄清的，孤绝的。多愁善感的黛玉，睹花落而伤春，见残红而落泪，想必“留得残荷听雨声”，也被她品出了别样的滋味吧。

留得残荷听雨声，是一种饮尽一切凄风冷雨的胸怀，是一种人生冷暖自知的达观，是一种遭遇风霜依然傲然挺立的品格。

土豆啊土豆

我回乡下 看见佝偻单背的祖父
抡着镢头 在刨土豆
土豆生长在土里
都靠静气 靠风饮露
当初 祖父种植它们
松土 施肥 覆膜
像照料孩子那样无私地付出
幼苗冒出 担心天旱
挑来河水 一棵一棵浇灌
俗话说：一年的庄稼二年的苦
苦尽甘来 辛勤的汗水
赢来了土豆的成熟
它们被祖父刨出来
模样儿显得腴肥 笨拙
与藏身于泥土里的萝卜 山药 花生 地瓜
都属于地下工作者 是亲密朋友
它们所需甚少
却喜欢奉献出生命的全部
一如我的祖父 亲手种植它们
熟知它们开花 结实的习性
它们被大卡车运往城镇超市出售
最后 走上千家万户厨房的案头
或炒或炖或炸或煮
给人们送上可心的幸福…… (李兆军)

斜坡上的山村

为了拍摄岭上白云
我冒雨走进斜坡上的山村
芝麻、豆角、茄子
悬挂颜色不一的花朵
像儿时小小的邂逅
一条狗在银杏树下摇着尾巴
一位长者举拳眺望
仿佛打量枝头新结出的木瓜 (何愿斌)

压力

没有压力的人生，是无趣的。
很多人习惯了压力，适应了压力，如果有一天没有了压力，反倒是空虚。
我喜欢没有压力的生活，压力总时时伴随着我，真的很累。
许多时想无聊，都没空的人，真想远离压力。不是怕空虚，可能还真真是空虚了，才去寻找着压力。
所以，压力往往都是自己找的。

手机

“爸爸只爱玩手机。”这是孩子作文中的一句话。
爸爸只玩手机？爸爸的压力，孩子不知道，爸爸肩膀上的担子，孩子不知道，孩子知道的是爸爸每天很忙。(徐长顺)

麦秸垛

平原上的村庄，那时
都有一些麦秸垛，堆积得不高
却是它的靠山

从中取出一株株火苗，种植进深冬
料峭的寒意被一缕一缕剪碎
煨出的温馨里，春天一次次
在村庄的心头返青

爬上麦秸垛的童年，仰望着星空
低垂至指尖。几声蟋蟀
把梦境一下一下擦亮 (王雪芳)

蝴蝶

祖父的掌心里常年有风
随时准备为破茧的蝴蝶助力腾空
老茧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香气
如松木、烟草、祖母的饭菜
已然为蝴蝶备好了最初的口粮
老茧不厚也不薄，足以让蝴蝶
在出世之前不伤一根毫毛
在出世之时不费吹灰之力
祖父自己也早已做好了准备
蝴蝶翩然而出时，该以怎样的神态面对
但是，直到他和老茧化成了灰烬
蝴蝶都没有出现，一只也没有
那么多老茧啊
像耗尽心血种的稻田，没收获一粒谷子(吴辰)

暗疾

那时
他还年轻气盛
心里揣着火盆
即使寒冬
也敢猫进水里
从淤泥里
拽出嫩藕
几十载水中讨生计
暗疾也悄悄缠上他
支气管炎 关节疼
让他无力
再向逍遥的儿子
叙述曾经的勇气
他在心里默认
水是最柔软的刀子 (何铜陵)